

涇林續記

涵芬樓
藏第八集

涇林續記

天南逸史周玄暉著

黼菴柴公諱奇弘治乙卯讀書於清真觀池亭之東四月既望夜二鼓月色如晝公起步庭除忽見五童子披鶴氅麾羽扇凌空而下翩翩爲迴波之舞歌曰駕而風兮策而霆乘白鶴兮入蒼冥山青青兮海澄澄又歌曰月爲璧兮珠爲星駕赤虬兮上玄冥水淪淪兮嶽亭亭舞竟一童持蒼玉管碧雲箋歷階而上置公書几請賡其歌公歌曰天之仙地之仙攝萬靈空萬緣道可道不

可傳又曰道可道兮不可傳玄且嘿兮天之仙天地皈
兮日月懸歷萬劫兮遍大千歌畢童子喜甚公心知爲
仙因長跪詢一生事童曰遇水則興逢火則滅言旣冉
冉駕雲向東南去公啓戶周視但見月光滿地殿閣若
浮松影橫窗萬籟俱寂此身非復在塵寰間矣後公登
第之年大浸瀰天累官至應天府尹致政家居數載清
真觀忽罹火災焚燬殆盡公遂於是年化去詳見公遺
稿中恐涉怪誕因托諸夢云

王

諱

大常卿

長子善積聚富甲於崑因

與一仕宦妻私通爲御史訪拿下獄仇家蜂起攻之禍

且不測先是花園內用石條長五尺許支其籬忽自轉身者三離其故處幾三尺許又三轉而復其舊所又廷圭常坐於堂一鴉自外飛入墮地而死視之乃無頭者又緣事日供城隍神像于家有鴉飛集神座而啼其怪如此而迄倖免

予妻父朱仰峰因買新宅大興營造時方臘月市醃魚飼匠婢臘梅持魚至地妻母自臨視之忽見一魚其腹微微蠢動心惡之佯爲不見婢移魚置木柴上復動因驚呼曰醃魚乃復活乎妻母叱曰汝勿妄言其魚遂揚髻鼓鬢若將騰躍者呼衆共視則不復然矣或謂魚方

新醃故尙有微命審視則魚腹已腐問賣魚者亦云此魚販來已久非新醃也予聞往索視之魚僅長五寸許殊不足爲怪時方有訟事舉家憂惶後雖稍費而亦無大害

族伯祖安夫饒於財積銀一甕手埋于書館地下期年發用止鬆泥一道而已心甚驚惶隨泥發之將三尺許銀卒不見適次子從窗前過呼之告以故意必爲人所竊子乃代父發土直至檻邊方得其甕啓視一無所失取銀二錠授其子後遂不復地藏

嚴世蕃竊柄諸貪淫不法狀詳載於祖紀中第其資性

強記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若天縱之而俾
逞其兇者故老猶能道之聊附記於左 世宗好觀經
史每至夜分或有未解者親硃書于片紙令內侍持示
內閣立等回話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
悚無措嵩曰無過慮卽密寫前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
問蕃蕃曰是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上其解云何卽飛
速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 上悅夫史冊浩
汗卽諸學士猶未能悉記蕃以蔭子乃能響應若斯非
明敏博覽而何能爾且于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諳凡
各部院有疑難事請教于嵩嵩弗能臆斷試以問蕃卽

援昔證今合于律例凡所處令人皆帖服又世宗夜傳旨問某事當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二老于直房細議各令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覆參酌終覺未妥不敢遽謄真時漏下四鼓矣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云上位立待且嫌遲滯有怒容嵩猶預不發二公曰茲事裁度再三似亦妥當卽賢郎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廼錄上聞須臾蕃至示以前擬蕃搖首曰未妥未妥頃間內降將揭帖用硃筆塗抹令再擬來者蕃因出己意調旨以進上果依

擬二公乃服蓋蕃善揣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窾
凡得賄而欲升擢者則覆本類置于上所喜中脩隙
而擠諸貶逐者其本置于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
亦用此術激怒聖上無倖脫者以此嵩勢熏灼滔天
舉朝咸意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而弗知蕃潛轉
移其間卽世廟英明入其籠絡而弗覺也若其交結
內侍密探消息豢養臺省鉗其口舌僅粗迹而已真萬
古奸雄之魁也哉世蕃公事交冗如蝟集飲宴御女日
不暇給然雖沉酣寢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弗應
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悅于中乘熱提悅圍其首三

匪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筆裁答處置周悉出
父意表故父亦慍服凡有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
至誅夷豈非天耶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筭篋既付
庫藏悉皆充牣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
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筭將
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
窖邊爛然奪目嵩見延衰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
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積者必
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此銀敗後車運至
潞河載以十巨艘猶弗勝後俱籍沒入官

世蕃于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而深廣倍之復積土高丈許遍布椿木市太湖石纍纍成山空處盡栽花木毫無罅隙可乘不啻萬萬而已其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閑居闔者報有宦僕投書呼之入兩人俱大帽絹衣若承差狀叩頭畢跪堦下不起叩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帖書通家侍生王端明頓首拜羅沉思素無相識問爾主安在云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講心話而避嫌弗敢至敬拱候于彼屈尊一降重當面陳衷曲羅初有難色柰來人敦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僮潛往覘其跡歸報云有大座船泊河

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侍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
主出迎衣麒麟服繁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度嫻雅坐定
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答曰王某奉主命奉屈
有事相挽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晤後當自明耳卽
命解維舉棹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舍
許無所覩羅心竊疑又詢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
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干
戟森列金鼓大震號炮轟天王揖羅過船羅欲辭而度
勢不可已強從之登則綺筵肆設優伶環侍王舉酒屬
客器皆金玉珍饌盈前皆目所未覩者舟傍列八槳衆

共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渺無際羅驚悸坐弗安
席細叩其主何職住何地所言何事答云無勞多問至
則自知行良久有快船來迎俱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
久復有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
爐列使張蓋百衆前導邀羅登輿王隨其後山路險
夾行復數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暮夜相見恐不成
禮令王將軍速客宿別館明晨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
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寐黎明
王來語羅曰吾主雄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
抑毋抗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覲宮闕巍峩儀從森

嚴宛若王者氣象少頃聞鍾鼓齊鳴報王升殿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陛列甲士露刃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令左右挾掖升殿賜坐曰勞卿遠涉荒陋無以致敬柰何羅遜謝復微問中朝事羅權宜置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完王攜羅就坐儀禮嚴肅歡飲抵暮送歸原館羅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天曉羅往謝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此窮塬糧餉缺乏聞嚴相公蓄積至富托公作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

數奉酬決不相負幸勿推托羅曰嚴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何敢峻拒第其銀悉藏地窖中餘存併在典者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弗能猝聚柰何若欲遂尊意則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何術羅曰用夫數百人掘樹運石挑土去椿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衡未能萬全耳公請籌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公敢少恠耶王聞俛首沉吟曰公姑返舍當更有處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賴羅口辨得倖免耳

後朝廷有旨命撫按抄沒嵩產然皆藉其目前現在者
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及發事平其孫曾因年遠人無
知覺竊起分用迄今尙爲富室甲于分宜云

吳地素無狐嘉靖丁巳民間訛傳有狐崇黃昏後卽出
人遭之者如夢魘狀或據胸或扼其吭憤懣不能發聲
甚則嚙損面目爪破肌膚但不至傷命有先覺之者持
其杖逐之則轉入鄰舍互相驚恐徹夜無眠咸擊鑼鼓
傳梆鈴以爲備予鄰季昇夫婦方夜膳畢婦向廚房洗
滌忽見一怪物大若貓黑色兩目眈眈從梁而下婦大
驚呼季持棍來索隱于床邊時比隣俱未寢聞有警競

來援舉火細覓怪漸縮而小如鼠繞屋奔走無隙得出
值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入其中衆取塞掩之置
湯中煮之數沸啓視僅得故紙一團鐵線一根而已他
處有獲者云其形亦相類而各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
知邪術害民非真狐也或云爲此術者乃江西人素習
左道假筭命爲名始寓蘇城人有覺者遂轉至松江寓
酒樓上間三五日攜鷄酒魚肉令主人烹之焚香明燭
詭云祀神必候人靜然後行事主人疑爲耳報樟柳神
之類不以介意後隣人于牆隙窺之見其人開衣包中
取紙剪禽獸無數布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呪畢以

水噴之諸物蠢動悉從樓窗飛去薨薨有聲不一時左右隣近皆喧嚷相聞矣其人危坐而俟將五鼓復步罡誦呪諸物仍飛回墮地復其故質收置包中而寢鄰人驚異知狐怪由此無疑質明告其主人且欲聞官主慮爲所累微洩其語因遁去怪亦漸息

張國維予從母舅也性粗豪有俠氣重然諾不畏強禦人咸稱爲頑二嘉靖甲寅倭寇圍邑任二府環攝守募人間道往取救兵時寇方熾衆畏莫敢出張毅然請行任公壯之乃束蠟書夜縋城而下晝伏宵奔越水忍飢艱苦萬狀迄得請而反任公由是大加愛任使總土兵